

# 角色人生

# 讀崔衛平《看不見的聲音》

# 枯楊生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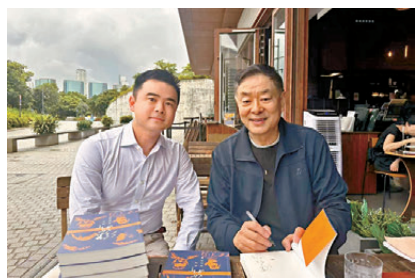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憑閱處 童心

上個星期六，天文台每隔一兩個小時就會發布一次警告，不是雷暴，就是強風。我的心便一直揪着：他還會來嗎？我還能見到他嗎？他是誰？李白、哈姆雷特、白嘉軒、周萍、常四爺——話劇舞台上，他飾演的這些角色深入人心。諸葛亮、李宗仁、魯迅、李叔同——電影中，他飾演的這些角色耳熟能詳。兒時，父親經常帶我去北京人民藝術院看話劇，卻不是看他，而是看藍天野和蘇民的戲——蘇民就是他的父親。40多年後，我在香港，一字一句地讀他的書《濃存听：我和我的角色》，兒時的記憶紛沓而至。或許這就是冥冥之中的聯結吧：因為都是大院的孩子，他是北京人藝大院的，我是部隊大院的，所以讀到他的書時，總感覺那些故事和我那麼切近！

《濃存听：我和我的角色》，厚厚的一本，沒有什麼華麗的辭藻，將自己的人生和在藝術舞台上的一點一滴娓娓道來，每一個讀它的人都像是在讀自己的故事。那字裏行間的每一點人生體悟，彷彿是我在人生不同階段裏遇見的同樣的慨嘆。他的文字，走進了我的心，令我幾度落淚。

緣分是那麼奇妙的事。下午5點多，風停了，雨住了。6點，我來到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，遠遠望見濃存听老師在咖啡店的椅子上暖暖地坐着。他招呼我坐在身邊，一邊簽名、一邊問起我的近況。當得知我把他簽名版的書送給「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」的學生們，他欣慰地笑了。我講了一些在香港的中學擔任駐校作家的事，聽這些時，他的眼中流淌着溫熱，我的心頭便暖暖的。

和濃存听老師道別後，穿過西九文化區的茵茵綠地，天空又漸漸瀟瀟地飄起雨來。



●濃存听(右)與作者。 作者供圖

窗常開 潘金英

我寫過一篇題為《關耳朵畫聲音》的短篇，看到《看不見的聲音》這個書名，頓時眼前一亮，目錄四個標題包括：「寫作的倫理」，「遠方和阿里巴山山洞」，「我這一性別的寫作」，「為什麼是偽問題」，我感到非常吸引。

作者崔衛平是江蘇人，她是南京大學文藝學碩士，現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，近年從事當代東歐文學譯介，出版過翻譯著作《布拉格精神》等，才華出眾。她所寫及翻譯的文章，反映出她在閱讀和創作，在開花結果的時間裏，胸懷家國、關心文學潮流興衰及新舊時代的變化。她執筆展開闊闊人眼視野之話題，掀起讀者對中西文化的內涵與寓意之興趣及探索意慾，足見其在文藝天地中的睿智及識見，讓我在細想中目睹中西文藝之精妙及異同，彷彿借用她的眼睛吸納來自四面八方的思潮，體悟她對人生及生活的美好期盼。翻開《看不見的聲音》時，我意識到這部厚256頁的書，是女作家崔衛平精心打造的著作，心中期待自己與書中每個閃光的頁面及當中的人物神交，或者相遇碰面。

從閱讀者的角度，我佩服她跨越時代的寫作方式，她的文章含詩意與哲理，有高境界及大視野，舉例具體，以輕鬆卻深刻的筆調，描述其創作的發現，指出不同年代的精神及風格變

化，我心中深深為她所折服。這類型的題材並不多見，既不落入俗套，亦讓人越讀越有所感悟。

她是創作多面手，能文能影，既是文學家，又是知名影視人，生活在光影文化氛圍中，常能善用地道境界入文，令人浸染其中，真是獨具風格。此書的亮點多，豐富精警，讀着感覺共鳴與有樂趣，開啟我的聯想及潛意識，令我在昏沉生活裏頓悟及清醒觀察並得到啟發，以掙搏精神守住生活根本。下筆以誠，這很重要，絕非誇誇其談。

我喜歡細細咀嚼書裏的例子及文句，作者常讓讀者投身其中處境以感受上輩苦難，做人確實不能渾渾噩噩，值得為目標向前努力、品味人生風光。不論時間如何飛逝，人事如何更替，身為女性這一性別都勿妄自菲薄。生命要成長成熟，人生際遇如匯入大海的條條小溪，在跌宕起伏的悲歡離合中，要心懷大仁大義與大愛，活好自我的年代。



《看不見的聲音》書影。 作者供圖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今時「潮語」有所謂「姐弟戀」，卻沒有人講「兄妹戀」。然後又有「父女戀」「爺孫戀」（今回城中一樁梨園喜事亦算）。「母子戀」更罕見，年齡差亦屬「好命生得你出」。

現任法國總統馬克龍（Macron）是1977年生。老妻1953年生，是其中學老師。這對歡喜冤家似乎仍未走出過去的師生關係，傳媒不只一次拍攝得馬太太老師對馬先生學生施行體罰。馬總統或已練成「鐵臉皮」的功夫，這邊剛給老婆（這個老字倒正確得緊）扇了一記耳光，那邊麻立馬又「若無其事」地擺出總統的架勢。治妻無方，如何治國？

淺見以為女方年長十來歲該是極限，如馬總統家「太太生得丈夫出」就太過了。《易經》有「大過」卦，說的是「大大的過度」，過度與過失、過錯經常只差一線。這卦第二爻曰：「枯楊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無不利。」稊（粵音「提」）指新生的嫩芽。女妻是適婚年齡的女子。無即是無，《易經》正文用之。「無」然後「不」，是「雙重否定句」（Double Negative），負負得正！「無不利」在《易經》是常用的「斷占辭」，說來說去就是有利。「老夫少妻」因何有利？傳統認為這夫妻還有生育能力，故以「稊」來比興，喻意生命力很旺盛。

大過卦第五爻則反其是：「枯楊生華，老婦得其士夫，無咎無譽。」華在此與花通，士夫指年輕男子。咎泛指過失、災禍等，程度可深可淺，視乎上文下理。斷占辭「無咎無譽」還在坤卦第四爻出現過：「括囊。無咎無譽。」括囊與後出的「囊括」是兩碼子事。囊括是席捲一切，近似「贏家全贏」。括囊是束緊袋口，比喻不作聲、不露臉，藉以避險避禍。老夫少妻屬吉利事，可以張揚；老妻少夫則屬醜事，《易傳》曰：「老婦士夫，亦可醜也。」因何「枯楊生華（花）」反而不美？傳統的解說是這花生機已絕，必然有花無果。如法國小馬總統初婚時約30歲，老師太太已年過50歲而有「天癸絕」（在婦女是閉經），不能再給小馬學生生上一男半女了。

男女無可能絕對平等。二婚男娶頭婚女可與老夫少妻同論。二婚女嫁頭婚男或會得到無禮的待遇。昔日中國歷史科老師黃清華黃公有一回談及有人撰寫聯調侃這種事，其聯曰：「織女再吹新玉笛，牛郎初抱舊琵琶。」文采甚佳卻有欠厚道。

# 炫彩棒之炫

學袖乾坤 余似心

我很喜歡嘗試不同的顏料和創作方式，藝術領域極為廣泛，加上新的顏料和藝術工具推陳出新不斷，效果更為吸引，使用更方便，實在讓人有「玩」不完的感覺，新鮮感常在。

最近我想讓學員感受一下版畫創作的過程，但礙於上堂時間短，也不便用刮刀這些容易導致受傷的工具。經過多番探索，發覺有些學校已普遍使用吹塑紙板代替版畫中的木板，這樣只要在那片像發泡膠的吹塑板上，以鉛筆或竹筆畫上圖案，下筆的地方方便會下陷。其它工具如滾筒、木蘑菇、馬連、彩色油墨和宣紙依舊可使用。

我想學員能在短時間內嘗試用多種不同的色彩印畫，便需用容易清去的顏料。在尋求的過程中，我發覺一種新出的繪畫顏料十分適合且吸引，那就是炫彩棒（Silky Crayon）。炫彩棒又名水彩繪畫彩棒，是新型的繪畫用品。據說初期在日本使用，後來由韓國和中國分別改良技術，在內地逐漸普及。

炫彩棒色澤鮮艷奪目、塗層分明，以顏料混合石蠟等無毒環保材料製成，尤其受老師和家長歡迎。由於屬水溶性，沾上了手或衣物，也可輕易抹掉。它的設計像口紅般，筆芯置於塑膠外殼內，保護筆芯不易折斷，也方便使用，手不會弄髒。

炫彩棒的水溶特性，令它使用時分外流暢絲滑，塗層容易均勻上色且耐用，不留殘渣，這方面較蠟筆、油性粉彩或油畫棒優勝。用炫彩棒能繪畫出立體感，可直接在畫紙上畫，或加點水將顏色暈染開去，使之產生如水彩畫的效果，下顏色較濃的話，又有着油畫的質感。

用炫彩棒顏料塗在版畫上，好處是艷麗的色彩容易印到紙張上。之後可輕鬆地清洗掉，換上其它顏色，印出不同色彩的版畫。

炫彩棒不僅適用於傳統的紙面繪畫，還可用在木板、毛玻璃、地磚上。由於顏料無毒無害易清洗，有人會用作繪畫人體畫，或在活動如Halloween時用在臉上扮鬼扮馬。

# AI陪伴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刷到一個行業報告，說2026年年輕人的消費行為更傾向於「為情緒埋單」，以往那些實體買買買，逐漸變成了花錢「讓自己好受一點」。這讓小狸一下子想起早前的網上陪聊、叫醒、誇誇群等情感陪伴服務，但順手一搜，卻發現銷量寥寥。恍然之際，有年輕朋友大笑：因為現在都和AI聊啊。

事實確實如此，根據網絡數據，截至去年7月，竟然有超過70%的ChatGpt使用與工作無關。這些對話包括詢問生活指導、查詢、傾訴情感和自我反思，以及角色扮演等等。這讓小狸意識到，今天的我們，可能正身處最孤獨的時代，卻也同樣身處一個「隨叫隨到」的深情時代。

試想，深夜兩點，當世界陷入沉睡，朋友圈的動態不再更新，孤獨如潮水般湧來。此時，屏幕上的TA卻永遠亮着綠燈「待命」。無論你是吐嘈老闆同事還是渣男撈女，無論你的焦慮如何無處安放，TA總能迅速給出最貼心的安慰並配以最專業的解決方案，言辭溫柔、情緒穩定，且永遠不會顯露不耐煩和疲態。這不比塑料姐妹花靠譜嗎？不比心理醫生省錢？

長期以來，心理疏導與情感諮詢在現實生活中都有着不低的門檻。昂貴的鐘點費用、稀缺的專業資源，以及東方文化中對「心理問題」根深蒂固的恥感，讓無數湧於情緒黑洞中的人選擇了沉默。AI陪聊正是打破了這堵高牆，成了最安全也最高智的「樹洞」。更不用說，它還是個永不疲倦的傾聽者，能提供全天候的精準情緒價值。而在心理學上，「及時的回應」是療創傷的重要機制。AI的

「秒回」能力，可以說是物理層面上稀釋了現代人的曠野孤獨。

不止如此，透過源源不絕的數據餵養，AI能精準捕捉使用者的喜好。它能化身為博學的導師、溫柔的愛人，或是無話不談的知己。這種高度契合的「定製化慰藉」，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幾乎是遇不可求的奢望。

不可否認，AI確實為快節奏、高壓力的現代都市人提供了一種成本極低的情緒救贖。但我們也必須看到，它是一把雙刃劍，一邊閃耀着科技普惠的人道主義光輝，另一邊也割裂着現實世界的連結。

最明顯的是容易對「無痛社交」成癮——當你習慣了算法的百依百順，現實中充滿摩擦的人際關係還能忍受嗎？

現實中的戀愛或友誼是昂貴且繁瑣的，它需要妥協、需要包容、需要面對衝突與不確定性。而AI伴侶則剝離了所有社交成本。它沒有自己的情緒，沒有獨立的需求，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取悅你。這種極致的順從，就好像賽博世界的「精神鴉片」，長期沉溺其中，容易在面對真實人類時，無限放大受挫感。同時，AI的溫柔本質上是「模擬」而非「共情」。TA給出的「愛意」，是代碼運行和演算的結果，與兩個靈魂在某一時刻產生的「連結」至少在目前還有本質上的區別。當一個人將身心徹底寄託於一段虛擬關係，其內心深處的現實荒蕪反而會被放大，最終導向更深的虛無與社交退化。

AI情感陪伴的崛起，是科技進步的必然。AI勢已至此，不可逆，也沒必要逆。我們無須將其視為洪水猛獸，但也不要盲目溺死在算法編織的溫柔鄉裏。在賽博荒原上，守住真實的溫度，方為上策。

# 人文智能 AI倫理治理(下)

他鄉港聲 梁家偉

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上期提及最近幾個月的現象：從宗教領袖到國家元首，從學者到政策研究者，越來越多社會人士陸續發表關於AI治理的文章，尤其是探討人類與AI關係的文章。

近期我也斗膽提出了「人文智能」理念及相關內容，補全了學術界缺少的第二塊拼圖：用人文賦能AI——用人的價值觀、人的智慧、人的溫度來引領AI的發展方向。「人文智能」是基於建立在五大哲學根基、思想源頭的堅實基礎之上的：馬克思主義哲學、毛澤東思想體系、中國傳統道家哲學、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及張順江教授的《法元論》。

今期繼續談「人文智能」和西方AI倫理的本質區別。很多人會問：人文智能和西方的AI倫理有什麼不一樣？答案是：本質上完全不一樣。以下從7個維度，對比人文智能和西方AI倫理的區別：

立場：人民立場——從人出發談發展對比技術立場——從技術出發談約束。

態度：主動引領——引導AI做好事對比被動防守——防止AI做壞事。

體系性：從哲學到國家戰略的完整閉環對比零散的道德說教。

文化根基：五大哲學根基對比西方自由主義、個人主義。

實踐路徑：靠標準、認證、內生機制、國家戰略對比靠立法、監管、外部約束。

最終目的：長治久安，國富民強，

人的全面發展對比控制風險，避免災難。

完整性：兩塊拼圖完整，雙向閉環對比單向約束，只有一塊拼圖。

「人文智能」是主動引領，西方AI倫理是被動防守。格局完全不一樣。

那麼，為什麼是中國人提出人文智能？人文智能由中國人提出，不是偶然，是歷史的必然。因為只有中國同時具備三個條件：

第一，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、毛澤東思想的方法論、張順江《法元論》、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及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，哲學深度和廣度足夠支撐這樣一個體系。

第二，我們有全球最大的AI應用市場，有最豐富的實踐場景，遇到的問題最多，思考自然也最深。

第三，我們有「以人為本」的文化傳統，有「天下為公」的天下情懷，天然不會陷入「技術至上」的偏執。

硅谷提不出，歐洲提不出，美國也提不出。只有中國能提出人文智能。這是歷史給中國的機遇，也是中國給世界的貢獻。

人文智能不是書齋裏的哲學，不是空談，是可以直接落地的實踐體系，最終指向國家的長治久安與國富民強：

在個人層面，每個人都可以做AI的主人，守住注意力主權，發展AI做不了的能力，把AI節省下來的時間用在人的全面發展上。

在企業層面，可以把人的全面發展納入核心價值觀，用三維評估法（時間、能力、關係）評估所有產品，淘汰反人性的產品，用AI解放員工而不是壓榨員工。

在政策層面，可以把人的全面發展納入AI立法，建立行業認證標準，設立專門的倫理監管機構，支持人文智能方向的技術創新。

在國家層面，可以用人文智能指導AI治理，確保意識形態安全、社會穩定、數據主權，實現AI時代的長治久安；用人文智能引領產業升級，實現生產力躍升，走向國富民強。

在社會層面，可以逐步形成共識：技術不是目的，人是目的；效率不是一切，人的幸福更重要；反對算法霸權，捍衛人的主體性。

我們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：我們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代和AI共同長大的人，也是最後一代記得沒有AI是什麼樣子的人。我們站在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。我們這代人的選擇，將決定未來一千年人類文明的走向。

我們可以選擇把AI變成控制人的工具，走向算法霸權的反烏托邦。我們也可以選擇把AI變成解放人的工具，走向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新世界。

人文智能就是第二條路。這條路不容易走，會遇到很多困難、會有很多質疑、會犯很多錯誤。但這條路是對的。因為這條路的終點，是人、是我、是他。

# 鄉愁

信而有征 劉征

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意外走紅，我最近總能刷到各種下南洋的視頻，講述中國人到新加坡、到馬來西亞、到印尼、到泰國的故事。在這些故事裏，主角都是些小人物，但又並不簡單平凡。他們像是帶著使命去遠方漂泊。就如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裏面有位年輕的丈夫，一直想着要回到故鄉，回到妻子和子女的身邊。為此，他日復一日地拚命工作，卻又日復一日節儉到吝嗇，就為了把錢攢起來，寄給遠在廣東的妻子。就在他終於成功了，就要衣錦還鄉的當兒，卻因為幫助同胞被壞人殺死了。

不過，好人終究是有好報的。他鄰居的一位女士從此天天承擔起給他妻子報信的任務。以至於很久之後，妻子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經死了。這電影看到最後，觀眾是難免要惆悵的。一個再也回不到故鄉的靈魂，飄飄蕩蕩在一個異鄉，讓自己的神靈化作諸般的痕跡，處處都惹起人依戀。甚至於，有那麼一刻，你不知道到底哪一個才是那個真正的故鄉。是這個實實在在

的潮州，還是那個遠在他鄉的記憶。屬於客居異地人的想像，當中隱藏着獨有的、舊時的模樣。

或許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海外的華人文化甚至比我們所在的這個本國還要顯得濃郁。就因為這些漂泊者把自己的思念都點點滴滴地還原在這個新地方了。於是，此處就成了每個人當初的那個故鄉的樣子。吃穿住用行，一概是守舊的。以至於當你去到他們之中，一開始，你會覺得他們的生活有些過時，那些陳設與娛樂都是好幾十年前華語世界流行過的了。

在有些唐人街，這味道更久遠，甚至夾雜着幾百年前華人到世界各地之後遺留下來的各種傳統。就像香港還未回歸之前，亞視曾經拍過一系列鄉愁的劇集，有《萬家燈火》、有《我來潮州》，那些衣衫襤褸的鄉下人，辛辛苦苦到了一個異地，在那裏飛黃騰達。

可偏偏就是這類電視劇，有一半篇幅都要去記錄那個破爛般的鄉下故事。一種鄉土氣因而撲面而來。初時，你會覺得簡陋，可看完之後，一種厚重感卻油然而生。

我還曾經看過一部新加坡電視劇《小娘惹》，講的是華人在馬來西亞住下來後形成的一個民族「峇峇娘惹」，把中國文化和東南亞文化融合起來，用南洋的果蔬、木樓包裹着一顆中國心，而他們就不再也不曾是當地的。或者，他們從來都不是當地的。

我發誓，好多次我都想寫一下這個馬六甲的故事，從雞湯街夜市到「峇峇娘惹」博物館。但是一直沒有機會。那電視劇如此之老，寫作卻總是要尋求一個動筆的理由，來點新鮮的。現在終於有機會了，一部《給阿嬤的情書》讓下南洋的華人成了一個熱門話題。就好像那部電視劇的價值也被重新喚醒了。那些考究得不得了民族飲食、特別的起居習慣和服飾，以及故事當中那些好人和壞人，都是一眼就能辨別的。一切都容不得半點混淆，就像一種淳樸的鄉土觀念，把這世界上的一切都風俗化、善惡化了。

你不得被這類故事所感動，那裏有一份執念在守護着一個早已不存在的身份，並讓這執念成一種新的傳統。那不是故鄉的，那是思鄉的！